

二十世纪的西方 地理政治思想

〔英〕杰弗里·帕克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

〔英〕杰弗里·帕克 著

李亦鸣 徐小杰 张荣忠 译 李亦鸣 校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117号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eoffrey Parker

根据伦敦/悉尼Croom Helm出版公司

1985年版本译出

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

〔英〕杰弗里·帕克 著

李亦鸣 徐小杰 张荣忠 译

李亦鸣 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45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65-1859-7/K·153

定 价: 5.90 元

社编号01—103

中 译 本 序

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的地理政治理论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发展更新，业已成为由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独立研究领域，有些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政治科学 (Science of geopolitics)，在严谨的文献中，地理政治学 (geopolitics) 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k) 明确地加以区别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都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都具有其地域性。地理政治学注重研究国际和国内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既包含对政治活动进行定向分析，又研究政治决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它还深刻触及到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的《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便是一部系统分析总结地理政治学发展史的新作。它是近年来西方学术出版界发表的大量有关地理政治学的著作中颇有影响的一本，1985年由英国 Croom Helm 出版社印行（该社同时还出版了一本相关论题的著作，中译本名为《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本书探讨了20世纪地理政治的思想演变和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关系，使读者了解这种思想的来龙去脉，更好地认识当前的世界形势。书中评价了马汉 (A.T. Mahan)、麦金德 (H. Mackinder)、豪斯浩弗 (Karl Haushofer)、鲍曼 (I. Bowman)、斯皮克曼 (N. Spykman)、哈特尚 (R. Hartshorne) 与其他战略思想家和政治地理学者的工作，并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研究成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的各种西方国家政策及其思想（如德国纳粹、国际联盟、欧共体和东方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历史分析

和评价。书中叙述了地理政治理论对历史和战后超级大国形成的全球政治战略的主要意义与作用，着重介绍了它在预测世界时局发展上的基本原理，并提出了当代地理政治学及其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各种预测。

全书共十一章，开头几章专门评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德、法、美等国的地理政治思想。这些思想渊源于19世纪末叶，当时欧洲列强业已完成了面向世界的领土扩张和殖民地化。到1900年止，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好些地区已被瓜分成为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他们支配着世界，但到处潜伏着危机。当地理学家们对世界各地的土地与人口资源进行清查工作时，地理政治学思想就开始逐步形成。与此同时，达尔文、马克思和其他一些19世纪末叶的伟大先哲们的智慧震撼了整个西方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他们关于人类社会与技术进步的观念，以及在应用科学的、尤其是生物学的阐释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进行预测方面，获得支持与公认。这些观察影响了李特尔(Carl Ritter)、拉采尔(F. Ratzel)、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森普尔(E. Semple)和其他一些早期的人文地理学家，他们的观点又进而影响了后来各种倾向的地理政治学思想。

作者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许多国家里地理政治学的思考是与你争我夺的欧洲殖民列强的民族野心联系在一起的。在书中分述英、法、德国和北美地理政治学的各章里，说明了地理政治理论与各国政治领袖的地理政治抱负之间的紧密关系。突出的例子便是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本书后面的几章追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冷战时期至80年代地理政治学思想的新发展，还特别讨论了包括飞机、火箭、卫星与核武器在内的新技术对地理政治学思想的影响。在今天的核时代，当“星战”与“核冬天”的概念已经众所周知时，作者的历史性概括还提示人们，虽然地理政治学思想试图与未来最现代化的、最尖端的和最致命的技术结

合起来，但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想倾向。

在今天的核时代和不稳定性日益增长的世界里，应重视地理政治学关于历史与当代的观察思考。例如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中部欧洲本世纪以来的地理政治背景，从而可以进一步认识新近发生的欧洲政治变局。地理政治学分析促使人们看到，从冷静、综合与非国家的立场来回顾和考察世界政治的冲突，才有希望打破国际关系紧张与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作者用朴素而生动的笔触成功地论述了涉及面广泛的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课题，可以说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提供了某种系统的观点。本书附有大量主题明确的政治地图，而且系统地列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文献。这对于人们了解近年来长足发展的地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极有参考意义。书后专门附有一份简要的地理政治学名词解释，以便读者参阅。

除了以上对于地理政治学历史发展的评述之外，书中还有一些对当前的国际发展战略思考很有参考价值的内容，例如对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的地理政治研究；欧洲一体化的由来与发展趋势；中心区-外围地带理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分析；东西方关系及南-北问题；未来世界权力的超级载体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对“太平洋世纪”和世界的地区集团化趋势的探讨，等等。

作者杰弗里·帕克博士是欧洲当代一位著名的地理政治学作家，1933年生于英国威尔士，曾就读于威尔士大学，随后在法国艾克斯·马塞大学深造，现在伯明翰大学任教，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他曾历游世界上许多地区，到过西欧、东欧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及苏联、蒙古、中国和印度。目前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欧洲政治地理及地理政治学研究、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理政治学在亚洲国家研究中的应用。除本书之外，帕克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统一的理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地理学》、《共同体欧洲国家》、《共同体欧洲的政治地理》、《权力统治的地

理政治：从奥斯曼帝国到苏联的欧洲及地中海地区的领土大图》。

地理政治学以往国内多译作地缘政治学，由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某些重要概念一度被纳粹利用，因此名声不好，在我国曾有人将总体的地理政治学研究与德国地缘政治学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一度视之为研究的禁区，就像在政治状态紧张的年代将新人口理论与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持社会达尔文主义态度的鼓吹者混淆起来一样。实际上很多国际政治活动都有地理政治背景。许多国家，特别是政治经济大国，在制定重大对外策略时，没有不讲究地理政治的，大都是以地理政治为着眼点。诚如人口论、进化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一样，地理政治学理论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是无庸置疑的。鉴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政治经济改革与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上的需要，鉴于很多涉及民族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问题同地理政治的密切关联，尽快填补中国的地理政治研究之空白有着重要的意义。翻译出版《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这部在欧美学术界反响较大的新著，不仅可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提供参照，也可为我国开展地理政治研究有所借鉴。我相信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定会引起我国读者的广泛兴趣。

一百年以前，当欧洲将跨入20世纪之时，地理政治学说的奠基者，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就曾用高度概括的地理论述写道：

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

(H·J·麦金德，“政治地理的自然基础”。

《苏格兰地理杂志》Vol.6,1890年，P.84)

在我写这篇译序时，距这位地理大师发表上述观点的日子已经过一百年。今天当整个世界都准备迈向21世纪的时候，麦金德的箴言似乎让人们回味无穷。

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吴传钧

序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按自己的理解界定了地理政治学。“西方”这个字眼包含了中部与西部欧洲还有北美大陆。本书的中心论题就是验证已经产生在大不列颠、德意志、法兰西以及合众国这四个特定国度里的有关这一学科的思考。在地理政治学领域中，它们一直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国家。虽然有关地理政治学的各种术语在英文、法文和德文中已经习以为常而不必特作说明了，但在本书最后还是加上了一个地理政治学小词典，读者可从这些术语的定义中得到启发。

我非常感激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和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所给予的协助。特别是对那些准许本书复制使用有关图件的作者和出版者予以致谢。最后，万分感谢我的妻子布伦达在本书整个写作中所给予的非常宝贵的建议、协助和批评。

杰弗里·帕克

目 录

中译本序

序

- 1** 导言 (1)
- 2** 20世纪地理政治思想的根源 (7)
- 3** 哈尔福德·麦金德和他的世界观念 (15)
- 4** 继麦金德枢纽理论之后的全球观念 (33)
- 5** 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及其鼻祖 (53)
- 6** 对立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维达尔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地理政治思想 (90)
- 7** 鲜明的新地理政治学：地理政治思想在
北美的发展 (108)
- 8** 大陆腹地的重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新观察 (127)
- 9** 分离的世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
地理政治学 (149)
- 10** 皇帝的新衣：当代思想中的激进转变 (165)
- III** 不是玻璃而是金刚石：结语的评价 (185)
- 地理政治小词典 (197)
- 译 跋 (205)

插图目录

1.1	20世纪之初诸列强及其属地	(4)
3.1	历史的地理枢纽	(18)
3.2	欧亚陆块大低地	(21)
3.3	大陆腹地	(22)
4.1	旧大陆平行四边形	(36)
4.2	旧大陆体系	(38)
4.3	定居与迁徙的北方带	(40)
5.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疆界	(54)
5.2	被豪斯浩弗所采用的麦金德枢纽地图	(62)
5.3	豪斯浩弗的泛区思想	(65)
5.4	中欧的日耳曼民族区与文化区	(67)
5.5	1931年欧洲权力改组和对德国的威胁	(69)
5.6	有关大英帝国的一张耸目的地图	(71)
5.7	中欧罗巴的范围	(73)
5.8	印度在大不列颠帝国中的关键位置	(75)
5.9	1941年的泛区设想	(77)
7.1	从墨卡托投影转换为方位投影的麦金德 枢纽区	(111)
7.2	1942年德国与日本的占领区	(116)
8.1	大陆腹地学说的演变	(131)
8.2	大陆腹地对大陆边缘	(132)
8.3	大陆边缘地带内的冲突	(135)
8.4	大陆腹地的扩展	(137)
8.5	大陆腹地与冷战	(142)
9.1	世界的地理政治区和地缘战略区	(152)
9.2	主要地理政治区及其实力核心	(153)

10.1 变动的世界之新几何图形·····	(172)
10.2 彼得斯投影所显示的贫困世界·····	(175)
11.1 地理政治学的思想流派·····	(189)

1

导 言

政治权力与国际权力是复杂而多变的现象，对此人们须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大量的归纳总结。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关于权力的性质和目的的观点与卡尔·马克思不同，而阿克顿 (Acton) 勋爵又与这二者有别，但所明确的是，在任何时候权力的控制与支配最终决定国际上的社会等级。正是那些“列强国家总是使自己在世界现实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便可以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裁决。然而历史告诉人们，权力对于一个国家或帝国是短暂的，正像对于个人一样，谁的支配地位也不能永久保持不变。权力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就像它最初的诞生一样地难于解释。

政治地理学家相信，权力自身是牢固地根植于世界的自然性质之中的，就像地神盖娅与海神波塞冬的后代安泰 (Antaeus) 那样，他的强大力量来自他所矗立的大地。现代国家的力量也是来源于它所安身立命的领土。让·戈特芒 (Jean Gottmann) 说过，假若地球恰好是个像弹球一般光滑的球体，那就将失去这种研究的意义⁽¹⁾。但是地球自身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气候、植被、土壤和海拔上表现不同，陆块的分布不均。这些因素使得地球的表面远非只是人类历史戏剧表演的舞台。

“政治地理学” (political geography) 和“地理政治学” (geopolitics) 的术语，连同它们各自的形容词“politico-geographical”与“geopolitical”，在这个世纪中已经使用得相当广泛了。然而在确定的意义上运用这些术语时有时认识不清，存在着滑向语义含糊的夸夸其谈的危险。这些术语的共同之处是寻求确定那

些和地理与政治的相互衔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的研究领域。在某些方面这些术语实际上已被当做同义词，至多只是以为它们各有侧重罢了。当人们对它们加以区别时，往往容易蒙上一层情感或历史的色彩。于是到本世纪中叶，“地理政治”(geopolitics)一词终于和受到纳粹玷污的德文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密切联系起来，除此之外，整个地理政治研究领域被许多人看成是对于学术上更为严谨的“政治地理学”的一种活跃的宣传性转述，由此地理政治学的学术地位受到很多怀疑。

与“地理政治学”一词的这种处境恰恰相反，它的形容词“地理政治的(geopolitical)”这个字眼儿，近年来无论在政治家当中还是在学界同仁或新闻记者当中都已经显得十分流行了。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什么东西都带上了“地理政治的”标准，这个征兆被笼统地理解为在人类事务中对地理因素作用的重要发觉。至于今天，这个字眼儿使人预想到石油供给、战略矿产、农业潜力、险要的海上通道、脆不及防的前沿地带以至于可能还有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虽然，地理学的重要性由此而得到这么广泛而隐约的承认并不是坏事，但是有关确切的研究科目的准确性却变得更为重要。

在本书中的“地理政治”一词连同它的形容词“地理政治的”的意思，被认为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的背景进行研究，整体的认识——即李特尔所谓的整体性(Ganzheit)——是地理政治学的最终目标和辩白。虽然它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对各成分分别地加以考查，但这是为了保证对整体达到更为清晰的认识。因此，可以把单个儿的国家看作是一块块的砖石，地理政治学探讨的主要课题正是由这些砖石结合形成的格局和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理政治学如同探讨全球天气系统的气候学，而政治地理学更像是侧重考察特定地域局部条件之细节的气象学。诚然，二者之间肯定是紧密相关的，但它们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却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固然地理政治学的方法论实

质上是空间性的，但它所研究的主题却大量地取自于其它社会科学。有鉴于此，这个术语本身在许多方面更适宜于看成是“地理政治科学”（geopolitical science）的缩写形式。按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爵士关于科学是“探讨可解事物的艺术”的广义看法，可以把世界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看作是地理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²⁾。通过突出它的整体认识的重要性，还具有一种爱因斯坦所谓的“对事物内在秩序的感觉”（a feeling for the central order of thing），通过分析、假想与推理的要求，达到对世界政治空间的更为稳妥的认识。诚如伊斯特（East）和普雷斯斯科特（Prescott）所见，地理政治的世界是“一个巧妙结合而成的机制”⁽³⁾，但地理政治学则是要研究这个“机制”如何运转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然而，与主要的自然科学不同，地理政治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综合考虑产生这个总体的各种因素，以便更好地认识全局的性质。

地理政治思维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在五光十色的世界政治地图的划分接近完结的历史关头开始的。欧洲与美国几乎已完全把持了对世界的支配权力，而这种支配在领土上的表示则是覆盖地球表面绝大部分的世界帝国体系（图1.1）。大片的领土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就已经被迅速地攫取，而且通过求助于诸如（法语的）“传播文明的使命”、（德语的）“阳光下的地方”和（英语的）“命定说”这样一些概念来为这种攫取进行辩护。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迷醉的政治气候之下，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奠基人哈尔福特·麦金德首次提出了他对地理与历史关系的远见卓识。此外，在其他具有相同思想的人物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和在美国影响很大的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来的是这种西方支配世界秩序的重大变化，而且也开始了国际性的动荡时期，尽管由英、法领导的并由美国于1917年参加进来的同盟曾经彻底击败了德国与

奥地利这两个帝国，但是1919年凡尔赛会议并没有产生能够持久的解决办法。欧洲的海上帝国开始显示出衰弱的迹象，这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虽然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自甘退居到孤立主义立场。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以新的苏维埃联盟的面目复出，也被迫进入一种类似孤立的状态，尽管比之美国，这是一种极不甘愿的孤立状态。在20年代和30年代，右翼极权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掌握了权力，他们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到30年代，这三个国家都开始了领土扩张的进程，这就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带入到与海上势力的冲突中去，特别是与英国和法国的冲突。这个时期的地理政治思想大多反映了这个斗争的时局。地缘政治学之于德国获得声威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它表达了一种鲜明的德意志的世界观念，其目标是申明确保德国在未来战争中获胜的政治和国际行动的进程。英国和法国的地理政治思维绝非是这样冷酷和忠孝的，不过盛行于法国的地理哲学倾向于更为文明与和平的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里，是美国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开始了真正的挑战，并且出现了一种新的地理政治学。这种理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创建一种鲜明的、美国人的世界观点，并对这一国家的世界作用进行全面的检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国际舞台中心的形成，地理政治思维进一步探寻了对冷战和两极世界以及美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新地位的认识。

60年代初期，国际舞台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迹象。在新的动荡不定的形势中，政治地理学者开始更加灵活地思考世界的发展问题。70年代伴随着这种思考而来的是针对于世界贫困、自然资源、生态平衡以及这个确保相互毁灭（MAD）时代愈演愈烈的核恐怖等问题而产生的关注和不安。由于地理政治学在其研究中具有非常折衷的和整体的性质，使它在此类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和相关课题的讨论中大显身手。